

# 乳名是铜在炉火中活着的记忆

■王 华

## 液态的铜

从一个炉子迁徙到另一个炉子  
在高温中,在焰火中  
在风啸中,在流淌中  
在炉口,在钢包  
在溜槽,在水槽  
在堆坪,在电解槽  
在操作工的钢钎里  
在中控工的按钮下  
在风里雨里,在日夜里  
在火里水里,在血肉里  
在横里竖里,在软里硬里  
在长长短短里,在零零散散里  
诞生一个又一个乳名

在熔炼底吹炉,炉子上的工人习惯将熔液  
像羊群一样从横着的炉口放出来  
东面渣口放出来的叫熔炼渣,主要是硅和少量的铜  
西面铜口放出来的叫冰铜,铜的纯度达到90%

在吹炼PS转炉,冰铜、石英石、压缩空气  
翻江倒海,一周期造渣,  
从炉口倒出来的是吹炼渣  
二周期造铜,从炉口流出的铜瀑  
是一双双结满茧子大手的粗人  
炼出来的产品,俗称“粗铜”  
粗铜又有三兄弟,根据火候把握情况  
分别喊作:  
终成大器的大泡铜和平板铜  
吹炼到位,杂质较低、烟气少,含氧量低

## 有待改进的汽泡铜

未吹炼到位,杂质高、含氧量高  
无可救药的过吹铜  
属于吹炼工艺中的事故铜,把铜吹成了渣  
看准火候,成为吹炼工一辈子的必修课

在精炼工序的阳极炉,粗铜、天然气、氮气  
山呼海啸,炉前工心旌摇荡  
用样勺迅捷取样  
寻找他们炉火中的理想情人  
判定阳极炉终点铜:玫瑰红  
两个半小时的熬制,打开铜口  
铜熔液像静默解封后的人流  
顺着溜槽奔泻而下,进入铜模  
浇铸成型,抓取冷却  
下线码堆,列队在阳光下  
俗称阳极板,满腹金银

活在火中的铜,也有散兵游勇  
吹炼渣含铜偏高,混入渣山  
被清理出来叫做“白冰铜”  
阳极板被整形掉落的耳子  
像羊角,俗称“羊角铜”  
被火眼金睛的皮带工清捡出来  
赤条条的,直接返炉

喊出的是  
铜在炉火中一个个乳名  
喊不出的是  
铜在炉火中的一声声疼痛

# 童年的夏天

■黄廷付

## 童年的夏天,总是让人回味无穷。

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知了趴在高高的枝头,不知疲倦地唱着歌。小伙伴赤裸着上身,光着脚丫,下身只穿着一条用松紧带串在腰间的短裤。有时候,后面的熊孩子趁同伴不注意,一把扯下他的短裤,一切都在阳光下暴露无遗。小伙伴看看四周无人,也不气恼,咧着嘴,往前跑几步,重新提上短裤。

村里和我同龄的小伙伴有七八个,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造型。我们的任务除了喂牛,就是割草,只要保证在父母干活回来之前,做好这两件事,其它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。

那时候,我们村里几乎每家都种西瓜。我们几个中午基本也不吃饭,而且好像都不知道热似的,不管太阳有多么火辣,草帽也不戴,鞋也不穿,光着脚丫就往西瓜地跑。马路是很光滑的,只是地面在太阳的烘烤下,变得很烫,我们不得不弓着脚板走路,不敢让脚心着地。看到路边有草,就立刻跳到草地上,不停地跳来跳去。当然,要小心荆棘,被它扎一下,那可比马蜂蜇一下还要痛呢。说到马蜂,我们这群熊孩子可不陌生,我们经常拿着竹竿去捅马蜂窝,都没少挨蛰。自从知道用奶水可以治马蜂的毒后,小伙伴好像就有恃无恐了。

我们那里的西瓜,一般都是被套种在棉花地里的。几个熊孩子从棉垄沟里钻进去,凭着自己的经验,用手拍拍西瓜,听听哪一个声音比较脆,顺手摘下来,再从棉垄沟里爬出来。每人抱着一个西瓜,往村口的池塘跑过去。

到了池塘边,先把西瓜往水里一扔,再把身上的短裤往下一扒,小伙伴们齐刷刷地一个猛子扎下去,还不忘在水里翻个跟斗,几个光洁的屁股刚好露出水面。我们在水里先打了一会水仗,再比赛谁驮着西瓜先游到对岸,谁就可以先吃了。小伙伴里有个叫小胖的,每次都游得最慢,等我们的西瓜吃完了,游回去,穿上短裤,他还在对岸吃呢。我们有时也不等他,回到家里挎着草筐,就往地里割草去了。

有天晚上,父亲回来的时候,生气地问我:“是不是你把小胖的短裤藏起来的?”我赶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,“我没有。”父亲不信,拉着我就往小胖家走去。到了那里,我才发现那几个家伙和他们的父亲也都在。小伙伴都低着脑袋,摇着头。小胖的父亲说:“肯定是你们几个干的好事,害得小胖在水里泡了半天,我家的牛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”

最后,也没审出是谁干的,我们都狠狠地训了一顿。接下来,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,每天摘西瓜,割草,喂牛,一直到暑假结束。我们偶尔也会把小胖的事当作笑话来说。有一次,小胖被我们笑得生气了,他撅着嘴,翻着眼,双手叉着腰,悠悠地说:“其实那天我的短裤是我自己扔水塘里的,因为我西瓜吃撑了,不想去割草。”

听了小胖的话,我们几个先是愣了一下,接着都起身去抓小胖,没想到他这次居然跑得比兔子都快。

可以理解,但这周一背唐诗、周二记单词、周三脑筋急转弯……天天安排得满满当当,孩子难以消化不说,还影响睡眠和身心健康。

妻子的话,令我如梦初醒。

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进行睡前教育了,每次都换位思考,心平气和地站在他的角度,春风化雨般聊天交流。没了往日学习的压力,小家伙兴奋不已,不但绘声绘色向我讲述幼儿园的大事小情,还津津乐道说与爷爷逛超市、进菜场的见闻,以及在电视、绘本图册上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事。这时,我深刻认识到,儿子长大了、懂事了,不再是襁褓中的宝宝,他有思想、有主见,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,需要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,而我盲目跟风进行早教,利用睡前一点儿时间教这学那的,显然是不妥的。

从那之后,为了使我们父子间的交流互动变得不枯燥、有温度,我根据季节变化、节气转换等,将一些生活常识、安全知识等融入交流互动的话题。一段时间下来,我和儿子关系变得甭提多亲密了,亦让他对生活中的许多事、许多物生心好奇、充满无限遐想。

眼下,到了晚上睡觉时间,不用大人催促,小家伙便迫不及待地爬上床,静待与我开启说悄悄话的模式。而我呢,也乐此不疲,幸福赴约。

儿子下半年就要上大班了。小家伙从出生至今,几乎每个夜晚是我带着睡觉的。这既弥补了我以前与妻子过着牛郎织女般生活,没机会陪伴女儿成长的遗憾,又使我不惑之年体验了养儿育女的不易与艰辛。

为了给儿子一个快乐的童年,我们没给报任何的兴趣班,只为让他尽情玩耍。虽是如此,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,担心儿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小家伙上中班后,我便利用每晚睡前的时间,教他读古诗、背《三字经》。你还别说,开始小家伙热情挺高,学得有板有眼,可三个月时间不到,兴趣荡然无存,无论我用尽浑身解数,他不是装睡,就是吵着闹着与我“唱反调”。儿子的“反抗”,我很是恼火,没想到我一遍遍苦口婆心,换来这样的结局,气得我真有想把地球点燃的冲动。

妻子见我们关系闹得如此紧张,赶紧过来当“和事佬”。她说,宝贝不想学了,不妨早点睡,聊聊天、说说悄悄话,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,并指出,我望子成龙的心情

# 燕舞莺歌(小说)

■刘向阳

“‘猴王’怎么啦?一动也不动了!”

“什么状况?是不是扭伤脚了?”

“江湖杂耍都能登台,这节目门槛也太低了!”

台下观众议论纷纷,还有人尖叫着喝倒彩,一下把我拉回到《超越梦想》综艺节目的直播现场。我在嘉宾席上如坐针毡,看见扮演“猴王”的他僵硬地站在台上,众“小猴”围着问:“要不要紧?”

……

演出被迫中断,女主持人快步上前赔笑脸:“观众朋友们,对不起!选手张燕莺第三关的舞蹈节目《花果山》没发挥好,出了点小瑕疵……”

他低头致歉,脸白如纸,汗水成溪。

演播大厅一片哗然,夹杂着尖锐刺耳的口哨声。

“请大家静一静,排练时,选手跟导演特别强调了,无论如何不要提他个人的事——”女主持人瞥了他一眼。他很痛苦地盯着她,示意别说了,但她还是说了:“他有一条腿是假腿……”她哽咽着,弯腰掀起他左腿的裤筒,只见他左膝盖以下,全凭一截假肢支撑,踢腿下蹲时动作幅度偏大,或稍微不连贯,就会演不下去。

台下静寂片刻,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
我早已泣不成声,思绪一下回到了高中时代。

我那时风华正茂,身材高挑,长相甜美,班上有几个男生给我写情诗,邀我游园赏花,我都付之一笑,委婉地掐断了他们多情的目光。

有一年国庆节,学校举办文艺活动,我和邻班张燕莺表演双人舞,内容改编自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别看我俩平时交流较多,不是讨论贝多芬,就是谈史铁生,一旦上台表演,我就特别紧张——快要登台了,我两股战战,额角直冒冷汗。他抓住我的手,轻声安抚道:“莫紧张,一切有我呢。”我迎着他沉稳的目光,慢慢地控制好情绪。

“是谁在敲打我窗,是谁在撩动琴弦……”伴随着优美的旋律,我很快适应了节奏,紧绷的身子松弛下来,我俩配合默契,动作行云流水,赢得台下阵阵掌声。

傍晚,我和他漫步河堤,凉风轻拂,好不惬意。“其实,我比你更紧张呢。”他冲我眨眨眼,大笑不止。我愣了一会儿,擂他一拳,跟着他笑。

高考放榜后,我赴长沙读大学,他失去了联系。次年暑假,我在脚手架下找到了他。他头发蓬松似鸡窝,脸面黝黑,差点认不出来。他垂着头,也不理我,机械地搬砖、挑担。我递给他矿泉水,他扔在地上,气得我转身就走。

“破罐破摔,简直不可理喻!”我边走边想,止不住泪湿双眸。忽然后面有一位泥瓦匠喊我“稍等”,他把徒弟张燕莺的情况告诉我了。原来,张燕莺有个弟弟叫张捷,初中快毕业了,各方面成绩优秀,但张家困难,无力供两个孩子读书。为了不让弟弟失学,张燕莺向父母下跪保证,只要同意弟弟读书,由他承担学费……就这样,他放弃了高考,拜师学艺,边打工边养家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长沙,经营一家文体培训公司。有一天,我碰巧遇见了张燕莺,他在长沙盖高楼,闲时唱唱跳跳,怡然自乐。

“我的付出没有白费,张捷不仅考上了名牌大学,还读博士后呢。”他兴奋地说。

“牺牲自己,成全弟弟,你真伟大!”我由衷佩服。他淡然一笑。

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,气氛有些尴尬。为打破愁绪,他笑道:“呵呵,我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了……”他睃我一眼,我不知如何回答。我男友赴国外留学,头一年还频繁问候,这几年音讯全无,我们分手了。

过了数月,传来一声晴天霹雳,张燕莺受伤了,而且伤势严重。我一下懵了,愣怔半天才缓过神来,赶紧放下手头的事,开车去医院看他。那天主楼封顶,张燕莺返回时夜深了,途中遇歹徒抢劫一名单身女子。他义愤填膺,冲上去制止。歹徒人多,对他拳打脚踢,掏出刀子捅他,鲜血染红了地面……经医院全力抢救,他以左腿截肢为代价,顽强地活了过来。

手术后,张燕莺康复较快,积极锻炼,坚持跳舞,摔倒了,爬起来,又摔倒了,再爬起来……我隔三差五跑去探望,鼓励他振作起来,争取早日出院。一年后,他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,有空就练几把,劈腿、旋转、腾挪……他站起来了,他勇敢地登上了《超越梦想》的舞台,我是这期节目应邀嘉宾之一。

“来一个!来一个!”一些观众站起来呐喊,以示对他的支持。

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,张燕莺脸上散发出夺人的光芒。他略加思索,随即举起话筒,面朝我清唱:

“是谁在敲打我窗,  
是谁在撩动琴弦……”

歌声浑厚深沉,婉转悠扬,潺潺溪水般漫过我的心田……